

博納影業拍片堅持四大要素

于冬：既拿獎又賺錢

「叫好又叫座」、「既拿獎又賺錢」或許是每一個電影人的夢想，對博納影業集團創始人及董事局主席于冬來說也不例外。在合拍片風行的今天，他既堅持「商業票房」、「藝術規律」、「電腦技術」和「人文關懷」這四大要素，又堅持好的故事要找好導演來拍，更指出，如今電影的地域界限，反而愈來愈模糊。

文、攝（部分）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于冬日前於亞洲電影博覽會頒獎禮上榮獲「2015 Icon Award」，這也是他獲得的第一個國際範圍的個人獎項。亞洲電影博覽會聯席董事總經理Andrew Sunshine表示，大會藉此榮譽大獎表揚于冬對中國電影業的貢獻，「于冬先生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製片家之一，他所創辦的博納影業集團是中國最具知名度的電影發行商之一，他亦是為中國這個位居世界第二大的電影市場，引入荷里活製作的舵手。」

于冬帶領的博納，1999年成立至今，從一家民營電影公司，發展成為創下中國電影發行史上多個紀錄的影業集團，也是中國規模最大的電影發行商，出品發行的重點影片包括《一代宗師》、《智取威虎山3D》、《龍門飛甲》、《竊聽風雲》系列、《賭城風雲》系列、《桃姐》、《十月圍城》、《殺破狼2》等，公司廣泛的經營範疇涵蓋電影發行、電影製作、影院業務及藝人管理等。

五年前，博納是首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內地影視集團，風頭一時無兩；五年後，博納卻啟動了私有化程序，正式提交了退市申請。是什麼使他放棄了昔日的榮耀？于冬解釋說：「紐約是全世界票房第一的地方，也是資本主義的老巢，當時博納成為中國第一家登陸國際市場的影視公司，圓了我多年的夢想。但後來我發現，電影行業在美國是夕陽產業，10年內沒有顯著發展，反而有下降的趨勢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美國投資者對中國電影公司不理解，對市值較小的電影公司更加缺乏認識，博納的價值被低估。而在中國，電影是快速崛起的朝陽產業，雖然博納在準備退市的時候，股價已經增長超過70%，但是和A股市場的公司相比，市值仍然相差得非常遠。另外，我考慮到中國才是博納基本的觀眾市場，發行的產品也是首先滿足中國市場的觀眾，那裡的觀眾更容易看得見、摸得到。」

國家扶植行業發展

早前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开國務院常務會議，通過了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（草案）》，從降低門檻、減少行政審批、稅財金融、用地扶持等方面支持電影產業，促進電影業的蓬勃發展。于冬認為，電



于冬指電影的地域界限愈來愈模糊。張岳悅攝

影行業這些年的飛躍躍進源於國家的大力扶植、稅收優惠和各種鼓勵政策支持行業的發展。「從1993年開始的行業機制改革到今天，二十多年來電影行業不斷改革調整，允許民營公司獨立拍片、允許院線制成立、允許私人投資電影院和做發行……正因為各項政策逐步放開，博納才拿到了私人發行的首個牌照。」于冬說。

而另一方面，電影行業的發展與國家經濟飛躍和科技進步密不可分，他補充道：「電影數字化迅速普及，運營、運輸等成本大幅降低，之前的膠片拷貝一次要1萬元，一部電影在一個省內各城市放映完畢要一年的時間。而現在的電影都存硬盤裡，全國各地可同步放映。未來的電影或可以通過衛星傳輸，更加方便快捷。同時，城鎮化使院線、熒幕愈來愈多，新建的購物中心也推動了嵌入式電影院的發展。」

特效吸引年輕觀眾

去年的一部《智取威虎山3D》，將紅色經典樣板戲拍出了快意恩仇的江湖模樣，無論是宏大的場面，還是逼真的特效老虎，都足以比肩荷里活大製作。于冬表示，公司明年還會繼續做這類電影。「我們這一代人受紅色經典的影響深刻，有八套樣板戲，還有《南征北戰》、《南昌起義》、《小兵張嘎》、《董存瑞》這樣耳熟能詳的故事和老電影，所以紅色經典的主旋律電影有着巨大的觀眾市場。」

對於年輕一代的觀眾，



《賭城風雲III》卡士強勁。

資料圖片



《桃姐》劇照。

資料圖片

于冬認為他們更需要視覺奇觀和特效技術，這種需求也給行業帶來了新的刺激。在這方面，《智取威虎山3D》是一個突破，從原版的語言交代事件，到現在可以用3D技術特效再現打虎的過程，以電腦特效製作的老虎以二十多分鐘的出場，博得了滿堂喝彩。

但談起技術，中國的電影行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「現時我們的電影院硬件指標很好，IMAX、4D、全景聲等最先進的設備全都有，但我們拍的電影產品卻滿足不了這些技術需求，荷里活巨製則可以滿足。換言之，如果我們長期缺少擁有國際化水準的電影，就等於把電影院最好的放映廳拱手讓給荷里活電影，國產電影只能在小廳裡放映。」面對這樣的現狀，博納未來將更多與荷里活合作，請荷里活技術團隊來中國，幫助中國電影提升國際化的工業技術水準。

合拍片界線漸模糊

明年，博納影業集團還會計劃發行10至15部新電影，《賭城風雲III》、《三少爺的劍》等蓄勢待發，許鞍華的新電影《香港營救》也將於2月開機，既在香港拍攝，也會去廣東東平等地取景。在于冬眼裡，之後很難再將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分開，愈來愈多的是融合及合作創作，「港產、合拍的界線日漸模糊，徐克拍《智取威虎山3D》，陳可辛拍《中國合夥人》，許鞍華拍香港故事的同時，也起用了大量的內地演員。最重要的是，好的故事找好的導演來拍，在技術和畫面上也要提高要求。同時，也因為內地市場的支持，香港電影才能拍愈來愈多的大片，合拍片限制愈放愈寬，合作成為再普遍不過的事情。」于冬說。

近年總有些人視合拍片為謀殺港產片的元兇，卻一再忽略像《桃姐》、《龍門飛甲》等這樣取得了優秀的票房成績與良好的觀眾口碑的作品。對于冬來說，「叫好又叫座」、「既拿獎又賺錢」是需不斷努力的永恒追求目標，「商業票房」、「藝術規律」、「電腦技術」和「人文關懷」是他考慮發行的四大要素，也是希望年輕電影人所能兼顧的條件。



《智取威虎山3D》大獲成功。網絡圖片



于冬於亞洲電影博覽會頒獎禮上榮獲「2015 Icon Award」。張岳悅攝

劉曉義劇場無界限

提到新加坡的先鋒劇場，很多人會提及於1965年成立的「實踐劇場」。

實踐劇場由被喻為新加坡劇場之父的郭寶昆創立，擁有近半世紀歷史，但目前主導劇場的藝術家都非常年輕，並樂於嘗試各種表演方式。由於新加坡是移民城市，這群年輕人的背景也各不一樣，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，也有來自香港、內地的年輕人。劇場屬下的實驗室總監劉曉義便是其中之一，他生於潮汕，後來得到獎學金到新加坡讀電子工程，中途出家學做戲，並在隨後十多年活躍於中星兩地。

「我是十六歲到新加坡的。」劉曉義回憶道。那是1998年，當時他沒接觸過劇場，也沒想過自己之後會做劇場，直到有一次他看到劇團招募演員，他膽粗粗去試，從此開啟其劇場旅程。畢業後他馬上加入當地劇團做演員，做了幾年便離開了，到雲南開了一家民宿，待了兩年，再回到新加坡工作。這幾年的生活經歷讓他反思很多，「在去雲南之前我是個演員，做演員是比較簡單的，我在想還要不要做劇場。」

他說新加坡是個很特別的地方，英文劇場佔了大多數，目前只有五六個華語劇團，而它們也不一定是純華語演出。而作為一個移民，他也享受這個城市賦予的開放性，經常跑到不同的地方演出。譬如他早幾年便與榮念曾合作做《百年之孤寂10.0—文化大革命》，此劇在新加坡、香港兩地演出，他亦受邀到香港參與一些藝術教育工作，待了一個多月。他也是南京朱鸞藝術節的座上客，每年都與昆曲演員合作，到南京導戲、交流，從而豐富自己的眼界。

一齣戲的現在進行式

劉曉義是少數會為了導一齣戲而把演員邀請到當地學習的藝術家，「這不是為了作品，而是讓他們看看新加坡是怎樣做劇場的、我們的東西又是怎樣，他們也有機會看別的演出，了解新加坡的文化和劇團的運作方式，而我們在辦的藝術活動的結構又是怎樣，這也是一種交流，在資源允許的狀況下，我盡量每年帶兩個昆曲演員到新加坡。」作品會先在新加坡演出，然後在內地演出，中間會不斷修正，所以前後呈現的樣子也會不一樣。「這是一個延續，是永遠在進行的過程，所以在新加坡是一個階段，在內地是另一個階段。」他認為，一齣戲到了新的場地、在新的環境下

劉曉義曾改編郭寶昆的《老九》。網上圖片



劉曉義是實踐劇場屬下的實驗室總監。伍麗微攝

一齣戲他也提出很有趣的見解。早幾年他曾改編郭寶昆的《老九》，演完後有觀眾反映「這跟郭寶昆的《老九》不一樣」。劉曉義認為這句話很有意思，「郭寶昆在世也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，當時他做戲，大家已經覺得他在做實驗性的東西、做很多觀眾很難接受或看不懂的東西，但在他去世沒多久，我們從他的戲發展出新的演出時，已經有觀眾反映郭寶昆的戲『本來』應該這樣。」當時的實驗作品在十多年後已經成為傳統，這或許就是新加坡的獨特之處——歷史太短，所謂的現代與傳統，並沒有很明確的界線。而處於這個變化迅速的社會，似乎很容易顛覆想像。「我們的生活環境就是這樣，圈子裡會有華人朋友、印度鄰居，文化混雜是呈現在新加坡的現實生活裡，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或更早，劇場的狀態較為純淨，華語戲就是華語戲，說話的腔調會模仿普通話或方言口音。」那時郭寶昆做了一齣戲叫《尋找小貓的媽媽》，那是新加坡劇場第一次在舞台上出現多種語言混雜的情況，而那時新加坡的社會現象也的確這樣，「多元語言的演出也是這樣開始的。」

因而對劉曉義這個年輕創作者而言，劇場是無束縛的，或許在不久之後，他的戲，也會成為傳統的一部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